

吳平 回達強 主編

廣陵書社

楚辭文獻集成

拾玖

吳平 回達強 主編

楚辭文獻集成



拾玖

廣陵書社

中國·揚州



離騷第五

帝高陽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；攝提貞於孟陬兮，惟庚寅
吾以降。皇覽揆余初度兮，肇錫余以嘉名；名余曰正則兮，字余
曰靈均。

紛吾既有此內美兮，又重之以修能；扈江離與辟芷兮，紉秋蘭
以爲佩。汨余若將不及兮，恐年歲之不吾與；朝搴阨之木蘭兮，
夕攬洲之宿莽。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與秋其代序；惟草木之零落
兮，恐美人之遲暮。不撫壯而棄穢兮，何不改此度；乘騏驥以馳
騁兮，來！吾導夫先路。

昔三后之純粹兮，固衆芳之所在；雜中椒與菌桂兮，豈惟紉

夫蕙蒞。彼堯舜之耿介兮，既遵道而得路；何桀紂之猖披兮，夫唯捷徑以窘步。惟夫黨人之偷樂兮，路幽昧以險隘；豈余身之憚殃兮，恐皇輿之敗績。忽奔走以先後兮，及前王之踵武；荃不察余之中情兮，反信讒而齎怒。余固知謇謇之爲忠兮，忍而不能舍也；指九天以爲正兮，夫唯靈修之故也。

〔注〕（一）高陽，王注：「顓頊有天下之號。」帝繫：「顓頊娶於騰隍氏女，而生老僮，是爲楚先。」（二）朕，獨斷，「我也，古者上下共之，至秦獨爲君專稱。」（三）皇考，伯庸，王闔運楚辭釋：「皇考，大夫祖廟之稱，卽太祖也。伯庸，屈氏受姓之祖；若以皇考爲父，屬辭之例，不得稱父字，且於文無施也。」劉向九歎亦云：「伊伯庸之苗裔，」足證伯庸非屈原父。疑伯庸爲屈瑕字，觀「伯庸

爲屈氏受姓之祖，「可證。」（四）攝提，後漢書張純傳：「攝提之年，蒼龍甲寅，」亦省格作簡稱。（五）孟陬，史記，曆書：「閏餘乖次，孟陬殄滅。」注：「孟，始也；正月爲陬。」（六）庚寅，陳瑒準以「歲名起寅」之例推算，生於楚宣王二十七年，建寅月，庚寅日。劉師培以「夏曆」推算，庚寅爲正月二十一日。（七）皇，王氏釋：「天也，謂父也。」劉知幾云：「上陳氏族，下列祖考，」已言簡而意賅了。（八）初度，陳箋：「度者天之纏度，日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又三分之一，又值初生之度，曰初度。」知原父錫名與字，在周歲時。（九）正則，靈均，顧炎武日知錄：「晉文公名仇，而書云父義和。楚靈王名圉，而春秋書弑其君虔於乾谿。南宮敬叔名說，一名緇；字容，又字括。」知屈子名原，又名正則；字平，又字靈均；是慣例。

- (十) 內美，修能，蔣驥注。「內美天工，修能人力。」(一一) 扈，王注：「楚人名被爲扈。」(一二) 紉，洪補：「方言曰紉，楚謂之紉。」(一三) 江離等，無特殊意義不加注，因太占篇幅。(一四) 佩，漢書五行志。「佩衷之旗也。」續後漢書輿服志：「佩所以章德。」(一五) 汨，洪補引方言：「疾行也，南楚之外曰汨。」(一六) 阼，余樾讀楚辭：「阼，望之借字。」說文：「地相次比也。」(一七) 洲，王注：「水中可居者曰洲。」(一八) 木蘭，王注：「去皮不死。」(一九) 宿莽，王注：「經冬不凋。」(二十) 淹，左傳：「二三子無淹久。」注，「留也。」(二一) 零落，王注：「草曰零，木曰落。」(二二) 「恐」與「惟」，對舉見義。恐訓懼，惟訓思。(二三) 遲暮的遲，猶遲明的遲，皆訓漸。(二四) 不，爾雅釋丘：

「不濟。」注，「不發聲。」知文選省「不」誤。（二五）撫壯，棄穢，對舉成文。按「壯」猶禮記：「養俊壯」的「壯」，即所謂美，指象徵賢人的「衆芳」說；穢，分明是指黨人。撫壯，言對賢人有捐循慰悅意；棄穢，言對黨人當捐棄而不用；這是屈原「美政」運用的中樞，所以他在各篇屢次提及，尤其在本節更爲反復陳說。（二六）度，猶制度的度，王注謂「修先王之法」，即此意。（二七）乘騏驥以馳驅，是屈原熱望懷王加速度實行意。（二八）來，集傳云：「引導之辭。」（二九）導先路，即爲王前驅意。

（三十）三后，王注：「禹湯文王。」（三一）純粹，王注：「至美曰純，齊同曰粹，一言三后王政，即美的結晶。」（三二）衆芳，王注：「喻衆賢，」即運用美政的人物。（三三）雜，漢書谷永傳注：

「雜然總萃貌。」（三四）彼，讀若比，言三后純粹，可以比堯舜耿介，所以下文言「既」，言「遵道得路」。（三五）桀紂，按桀紂亡王，與三后對舉。（三六）披猖，五臣注：「亂也，」按披猖與「純粹」對舉。（三七）捷徑窘步，捷徑，邪出小路；窘步，蹙迫難行意。按捷徑窘步，與「遵道得路」對舉。（三八）皇輿，王注：「皇君也，與君之所乘，以喻國也。」（三九）敗績，洪補引左傳曰：「大崩曰敗績。」（四十）忽，洪補：「疾也。」（四一）奔走，先後，詩經：「子曰有先後，子曰有奔走，」傳云：「相道前後曰先後，喻德宣譽曰奔走。」（四二）踵武，朱注：「踵，足跟也，武，跡也；追人者但見其足跟之迹。」（四三）荃，說文：「芥肥，也，謂以芥爲齋。」字林：「芥辛菜也。」按芥肥卽芥末，其味辣。王氏釋：「荃芥孫，芥

爲膾主，故以喻君。」屈原每稱荃即含有怒意，「齋怒」外，如抽思「數惟荃之多怒」。及「荃佯聾而不聞」，知荃爲膾主，味又辛辣，所以用荃喻怒時的懷王。（四四）齋怒，說文：「齋炊舖疾也。」是言盛怒。（四五）靈脩，書盤庚：「弔由靈。」傳，「善也；」呂覽古樂：「以見其善。」注，「美也；」知靈訓美。脩與修同，禮記：「脩道之謂教。」注：「治也，」治與準同，轉注爲治平之治。靈脩即美政的代稱，已無短義，朱驥云：「靈脩指美政。」離騷在亂日前，如無美政的替代名辭，前後成兩概，機構便破裂了。

〔釋〕此是屈原自敍他初放漢北的原因與事實。最滿意的是，解釋他族出到命名，能尋出較確的證據，不能不欽佩前輩的努力。至於舊有紀載及注解，提到初放，不是這樣被讒，便是那樣被讒，都不是

直接的眞因；眞因確是由於「美政的」前提，在「撫壯而棄穢」。政治頹廢到末流，不取革命手段，是定遭失敗的。屈原以「撫壯棄穢」作「美政」前提，是對弊根錯節的黨人，猛作當頭的痛擊。不但黨人翻過手來犧牲了屈原，並且犧牲了懷王，勢非同歸於盡不可，這是舊史告訴我們的事實。不有離騷作者的自寫，誰知「初放」是基於美政的。

曰，黃昏以爲期兮，光中道而改路。初旣與余成言兮，後悔
道而有他；余旣不難夫離別兮，傷靈脩之數化。

余旣滋蘭之九畹兮，又樹蕙之百畝；畦留夷與揭車兮，雜杜
衡與芳芷。冀枝葉之峻茂兮，願俟時乎吾將刈；雖萎絕其亦何傷
兮，哀衆芳之蕪穢。

衆皆競進以貪婪兮，憑不厭乎求索；羌內恕己以量人兮，各與心而嫉妬。忽馳騫以追逐兮，非余心之所急；老冉冉其將至兮，恐脩名之不立。

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；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，長顛頷亦何傷。望木根以結葢兮，貫薛荔之落藥；矯菌桂以紉蕙兮，索胡繩之纏纒。謗吾法夫前脩兮，非世俗之所服；雖不周於今之人兮，願依彭咸之遺則。

長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艱；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，謗朝諝而夕替。既替余以蕙纒兮，又申之以攬葢；亦余心之所善兮，雖九死其猶未悔。

〔注〕（一）曰，是更端語。書大誥：「曰，有大難於西土。」

毛溥：「更端也，」曰前是說「四國作難」，曰後是說「西土不安」。本文曰前是說「不察中情」，曰後是「中道改路」，與大誥同。更端語，卽一事兩見，互文見義。曰下二句，是有存在價值的。（二）羌，洪補：「楚人發端語。」（三）初，王注：「始也。」疑爲左徒之始。（四）成言，朱注：「要約之言。」（五）不難，正見有難意，（六）數化，禮記曾子問：「其已之遲數。」注，「數讀爲速，」數化卽速化。（七）滋樹畦雜四字，皆係動詞。滋，釋文作藪；樹，王注訓種。雜，易：「雜物撰德。」注，「雜集也，」所以下列留夷，揭車，杜衡，芳芷。惟畦字，王注云：「共呼種之名，」未盡恰當。按畦訓區，區有別義，今農家分栽苗秧皆曰畦，亦曰分。王邦采彙訂：「歷數之以見昔日培植善類之多。」（八）峻茂，文選作蔭，相如賦：「實葉蔭

楸，「與峻茂義同，王注訓長誤。（九）刈，王注：「穫也。」（十）蕪穢，言芳性已失。

（一一）衆，言衆芳與黨人合。（一二）怒，量，言黨人寬以恕己，嚴以量人。（一三）冉冉，潘岳悼亡詩注：「歲月流貌。」觀此，知屈原被放已久。（一四）眷與羌同，皆楚人發端語。（一五）彭咸，大戴禮：「孔子曰，昔商老彭及仲虺，政之教大夫，官之教士，技之教庶人，揚則抑，抑則揚，綴以德行，不任以言。」知屈原以美政建設在美德上，是受彭咸的影響。所以他爲左徒即實行美政培植；賢才，是受「教大夫」與「士」的影響。遭放即修美德；不託空言，是受「綴德不任言」的影響。所謂「遵遺則」者以此。

（一六）哀民生多艱，是屈原「法前脩」的表示，亦即「南遷」

的主因，詳釋。(一七)雖，王懷祖引大雅抑詩：「女雖滿樂從，一管子君臣篇：「雖有明君能決之，」雖皆是「惟」的借字，知「余雖修媠」的雖，亦借惟。(一八)好脩媠，臧庸云：「好」字因下文多言「好脩」而衍，今據刪。(一九)脩媠，洪補：「謂脩潔而媠美。」(二十)鞿羈，王注：「韁在口曰鞿，革絡頭曰羈。」朱注：「言自繩束也。」(二二)辭，爾雅釋詁「告也，」指公子蘭以屈原有「既嫉」語，使上官告頃襄王，因遷屈原於溱浦，此襄元事。(二二)夕替的替，王注：「廢棄也。」(二三)既替，又申，按「既」表過去，是時間副詞。又表續起，是亞前詞。就事實說：既替，是指初放漢北郢都；又申，是指再遷江南溱浦。文法猶「閨中既遂遠，哲王又不寤」，皆綜合前兩項事實說。(二四)蕙纒，王注：「纒帶也。」「蕙」是代

表他象徵的美政；「纒」是象徵繫屬衆芳的自身。「替蕙纒」卽象徵屈原初次北放由於「美政」。(二五)攬蒞，「蒞」是代表他象徵的美德；「攬」是象徵他的好修。「申攬蒞」卽象徵屈原再次被選由於「美德」。(二六)九死，五臣注：「九，數之極也。」言己以「美政」與「美德」的原因，雖屢瀕死，是無悔的，一遷再遷又算甚麼？

〔釋〕史記屈原傳，屈原在「楚人咎子蘭勸懷王入關」後，曾有「既嫉」一句話；「子蘭聞之大怒，使上官短屈原於頃襄王，頃襄王怒而遷之。」王逸引史記曰：「懷王長子頃襄王立，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，王怒而遷之。」以王逸據的史記，證今本史記，頃襄立的那一年，卽屈原南遷的那一年，亦卽公子蘭使人短屈原於頃襄的那一天；這一點如不錯，屈原確在楚人咎子蘭勸懷王入關的事實

時說些有刺性的公平話，（嫉有憎惡意，嫉與疾同）他嫉的是甚麼？離騷篇寫到一朝諍（告）夕替」前，曾說「哀民生之多艱」，是把一「既嫉」的嫉字具體化了。從懷王入關問題發生後，內而王位繼承問題，外而要懷王割地問題，及秦兵大舉侵楚問題，都引起來，結果造成民窮國破的局面。屈原的「嫉」卽嫉此，「哀」卽哀此。他明知黨人們恨他，讎他；但他不顧利害的，該「嫉」他就「嫉」，該「哀」他就「哀」，很清白的表示出來。從屈原這不妥協而又極公平持正的態度上看，便窺到他「美德」的一斑了；否則他是要緘默的。屈原是楚貴族中極忠實而孤立的一個，他「信美政」信到底，一直到放漢北；他「信美德」信到底，一直到遷江南。前者是他初被放的因，後者是他再被遷的因，其實他是始終不渝的，一直到他的死。

怨靈脩之浩蕩兮，終不察夫民心；衆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謠諑謂余以善淫。固時俗之工巧兮，偃規矩而改錯；背繩墨以追曲兮，競周容以爲度。忼鬱邑余侘傺兮，吾獨窮困乎此時也；寧溘死以流亡兮，余不忍爲此態也。

鸞鳥之不羣兮，自前世而固然。何方圜之能周兮，夫孰異道而相安；屈心而抑志兮，忍尤而攘詬；伏清白以死直兮，固前聖之所厚。

悔相道之不察兮，延佇乎吾將反；回朕車以復路兮，及行迷之未遠。步余馬於蘭皋兮，馳椒丘焉且止息；進不入以離尤兮，退將復修吾初服。製芰荷以爲衣兮，集芙蓉以爲裳；不吾知其亦已兮，苟余情其信芳。高余冠之岌岌兮，長余佩之陸離；芳與澤